

世界经典精粹系列

SHIJIE JINGDIAN ZHENTAN XIAOSHUO JINGCUI

侦探小说精粹
世界经典

沈贤岚
龚舒
罗强
主编



每一本经典，都是文学和历史的沉淀
每一部名著，都是智慧和精神的凝聚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世界经典精粹系列

SHIJIE JINGDIAN ZHENTAN XIAOSHUO JINGCUI

侦探小说精粹
世界经典

沈贤岚
龚舒
罗强
主编



CB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CHILDREN'S & TEENAGER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侦探小说精粹 / 沈贤岚, 龚舒, 罗强主编.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

(世界经典系列)

ISBN 978-7-5358-8093-2

I. ①世… II. ①沈… ②龚… ③罗…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2035号

世界经典侦探小说精粹

主 编：沈贤岚 龚 舒 罗 强

编委会：陈尧 杨强 唐卉芳 王樱子 熊光远
吴咏絮 徐漾 吴佳乐 田秀丽 刘梦瑶

策划编辑：吴双英

责任编辑：吴双英 周倩倩

质量总监：郑 瑾

版式设计：嘉伟文化
JIAWEI CULTURE

出版人：胡 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410016

电 话：0731-82196340（销售部）82196313（总编室）

传 真：0731-82199308（销售部）82196330（综合管理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制：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新码头95号）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8.5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31-82196362

狱门岛	001
点与线	014
大笑的警察	024
德鲁德疑案	034
月亮宝石	043
血字的研究	053
四签名	063
波希米亚丑闻	073
蓝宝石十字架	080
三十九级台阶	089
桶子	099
剧毒	108
无人生还	117
东方快车谋杀案	128

法兰柴思事件	139
时间的女儿	149
虎牙	158
瑞典火柴	170
毛格街血案	181
罗马帽子之谜	190
法国香粉之谜	200
血腥的收获	210
马耳他黑鹰	222
邮差总按两次铃	232
三口棺材	241
长眠不醒	251
漫长的告别	262
我嫁给了一个死人	271
狄公案	281



狱门岛

(日)横沟正史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下旬，“白龙”号驶离了港口，沿途许多乘客陆陆续续下了船，最后，船舱里只剩下三名乘客。

“哇？你不是千光寺的和尚吗？你这是去哪里啊？”

被叫到的和尚眼睛清澈而温和，但眼神锐利，“是竹藏啊！我没发现你在这条船上。我是去吴市拿战争期间捐出的那座吊钟。”

“那个吊钟还在呀？我也去帮你扛吧，好不好？”

“好啊！哈！吊钟也跟人一样卸甲回乡了。”和尚笑了笑，语气温和地说。

“说到回乡，我们本家的阿一，最近也要回来了呢。”

这时靠窗的另一个男人凑了过来：“请问，你是狱门岛的了然和尚吗？”他从公事包里面拿出一封信交给和尚。

和尚看完信后，望着对面的男人，有些欲言又止：“你就是信中提到的金田一先生吧……本家的鬼头千万太为什么不回来呢？”

“鬼头他……”男人顿了顿，有些难以启齿的样子。

到了狱门岛，天上突然下起大雨来，整座狱门岛都笼罩在雨雾中。和尚嘱咐竹藏把村长和医生都叫到鬼头家集合，金田一则与和尚两人爬上曲折的山路，看到一座简直像城堡般的大宅邸。这就是狱门岛上最有权势的船东——鬼头的家。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漂亮女人立刻在大屏风的前面跪地迎接，金田一做梦都没想到，在这样的岛上，在这么古老的船东屋邸里，会有这么漂亮的美人。和尚叫她早苗。

在本家坐了一会，村长荒木真喜平与医生村濑幸庵便来了，他们轮流看了介绍信。村长脸色凝重，他看着金田一问：“那么……千万太呢？”

“他死了，死在复员船上。”

医生闻言，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全身不断颤抖着；而村长则低声呻吟，瘪缩的嘴可怕地扭曲着。那两人奇怪的反应、那种诡异的沉默气氛，几乎要让人窒息。

千万太的三个妹妹月代、雪枝和花子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默。这三个女孩子像三朵盛开的鲜花，那股逼人的美不禁让金田一的脊背升起一阵寒意。他发现，这三个女孩在听到自己哥哥的死讯时，竟然还有心情关注头发的样式、和服的带子等等琐事。而且和尚在谈正经事时，她们却低着头嘻嘻哈哈地笑着、相互拉扯袖子、手肘拐来拐去的，显得十分不正经，给人一种轻狂病态的感觉。

金田一觉得这三个女孩真像希腊神话中的长发女蛇妖三姊妹。他想起在闷热的复员船中，鬼头千万太一边挣扎着呼吸，一边努力断断续续地说着：“我不想死，我、我也不能死。因为我不回去的话，我那三个妹妹就会被他们杀死……可是……可是……我已经不行了，金田一，请代替我……请你……去狱门岛……代替我去……我那三个妹妹……表弟……我的表弟……”

第二天，金田一特意一大早就来到理发店，想从老板清公口中知道一点鬼头家的情况。旁敲侧击后他从老板口中得知，千万太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继母也死了很久了。他的父亲与三松十年前就疯了，仍住在府邸里，鬼头家专门盖了个禁闭室，把他关在里面。月代、雪枝、花子三姊妹跟千万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千万太的祖父就是鬼头家前任老板嘉右卫门，去年去世了，他是个很有胆识的人，也是个好老板，在岛上大家都尊称他为太阁大人。阿一、早苗是兄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本家收养。现在鬼头家只剩下疯子爸爸、三个女儿、嘉右卫门的小妾阿胜以及早苗，由早苗来处理屋里的大小家务。

“那……鹑饲呢？”金田一在本家时听说过这个名字。

老板突然停下剃刀：“鹑饲？鹑饲是个大混蛋……啊，欢迎光临。”

老板的声调突然一变，金田一闻言立刻睁开眼，看到格子门旁好像站了一个人。这真是一个让大多数人羡慕的美少年，他穿着一套有条纹的短外褂与夹衣，腰际系着一条紫色的宽带子，看起来有点像歌舞伎的演员。随后，金田一知道他就是鹑饲。

傍晚，金田一回到寺里时，关于鬼头千万太死亡的官方通知已经来了。大家只能接受事实，决定早日为他举行葬礼。

金田一受和尚的委托通知鬼头分家参加守灵。鬼头分家与鬼头本家原本是亲戚，后来却因产业纠纷反目成仇。金田一打听到分家当家人仪兵卫的妻子志保想把本家整垮，她收留了在外流浪的鹈饲，让他穿得像个戏子似的，目的就是利用他来勾引月代、雪枝和花子三个女孩。嘉右卫门在世时，虽然也知道她的毒计，却也没理由阻止分家收留鹈饲。

当金田一从分家回到本家时，得知花子不见了，众人正在焦急地猜测寻找。

金田一受和尚嘱托，把醉酒的医生送回家。在回寺庙的路上遇到竹藏和寺里的和尚了泽，三人便结伴去本家，这时，看到蜿蜒的山路上有忽明忽暗的灯笼光。

“了泽，了泽！”和尚有些慌乱的叫声从寺庙里传过来。

金田一冲进山门，看到和尚的灯笼在禅房前面摇晃着。

了泽与竹藏冲进来，立刻发出一声尖叫，僵立在禅房前。金田一也感到非常震惊，站在原地无法动弹。从禅房到正殿的走廊前，有棵老梅树。而那棵老梅树向南边伸展的树枝上，现在正吊着一样可怕的东西。

那是花子！一条和服的腰带将她的膝盖处绑住，另一端则缠在梅树树枝上。

在冷森森的黑夜里，一只夜枭如裂帛般叫了起来，划破沉寂、黑暗，和尚慌忙从怀里拿出念珠道：“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唉……”

和尚那声长长的叹息里，还夹杂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管是谁，都对疯子无可奈何啊！”

了然和尚知道凶手是谁吗？金田一不解地盯着和尚的脸。和尚默默地数着念珠，往玄关的屋檐下走去，带着金田一来到了紧挨着悬崖的厨房后门，里面一片漆黑。和尚于是把灯笼举得很高，金田一看见那一副钉进厨房后门柱子上的洋锁已被敲毁，剩下一半的钉子还挂在柱子上晃着——显然是进了小偷。从半开的门缝往里面照，只见地板前的水泥地面上，有几个很大的泥鞋印。厨房里也有很多的泥鞋印——那应该是军鞋的脚印，从外面进来，然后又走出去。

在正殿的地上，散落着几根火柴和烟蒂，金田一把烟蒂跟火柴一一捡起来放到纸上，他发现，那些烟蒂都是用《简明英日辞典》的纸卷的，这辞典只有上过学的千万太和阿一才可能有。

了然想了想，说：“前几日看到过早苗在卷香烟，她说是要给关在禁闭室里

的伯父。”

金田一狐疑地看着了然：“师父，你是不是认为这件事跟本家的主人有关系？”

和尚剧烈地颤抖起来。“金田一先生，我不能说，这……这太可怕了。”过了好半晌，他才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怪事。疯子……是的，简直就像疯子。但现在我不能说，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对你原原本本说清楚的。”

外面雨势不减，这时候，医生跟村长冒着大雨进来，了然和尚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人一眼，然后说：“两位辛苦了，请过来看看花子吧！”

竹藏和村长把尸体解下来，抬到正殿。医生检查过尸体，说死者是被勒死的，她的脖子上有一圈类似手巾的痕迹。后脑有很大的裂痕，是被什么东西重击后造成的。他推断，凶手是先打昏花子再把她勒死的。从尸体的柔软程度来看，大概已经死了五、六个小时。而现在刚过午夜，所以花子应该是昨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之间死的。

医生解开花子的和服，查看她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伤痕时，花子的怀里突然掉下一封信。那是女学生常用的那种印有彩色花样的小信封，信封正面写着“月代小姐收”，背面是“知名不具”四个字。

信是这样写的：

月代小姐：

今晚七点我在千光寺内等你，趁四下无人之际，我俩再畅述心曲。

大家猜测写信的人是鹤饲，花子先拿到了信，代替月代赴约，却不幸遇害。但是，金田一认为，不管是谁杀死花子，凶手把花子的身体倒吊在那里，一定有某种深刻的含义。看样子他似乎疯了，因为这种脱离常规的手法，除了疯子会做之外，还会有谁呢？

千光寺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狱门岛上浓雾弥漫。

黎明时分，金田一听到正殿的诵经声，突然醒了过来。他想起床，却又迷恋被窝里的暖意，于是无精打采地看着枕头边那扇可以折成两片的屏风。

两三天前的晚上，了然和尚说岛上一到半夜就很冷，特意送来这扇屏风给他用。金田一揣测着屏风上的字的意思，最后他终于搞懂了，原来上面写的是：头盔压顶虫嘶鸣……与女一家荻和月……对另外一句话，金田一正百思不得其解

时，忽然听到了泽在僧房叫他，把他对搞懂屏风上究竟写些什么的那份执著劲头打散了。

“先生，您还没起床吗？”是派出所巡警清水的声音。

金田一迅速换好衣服，走到厨房。清水清了清喉咙，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昨天我在追海盗船的时候碰到了又老又厉害的矶川警官。他问起了你。如果你做了什么亏心事的话，趁早逃走比较好。”

金田一好像听到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似的，兴奋得拼命搔头，因为用力太猛，头皮屑掉得连清水都不由得后退两三步。

“我怀疑你就是凶手——阿一派过来的。因为千万太死了并不表示鬼头家的一切财产全是阿一的！鬼头家还有月代、雪枝、花子三个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说不定我也疯了，脑子里才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清水正色说道。

金田一顿时一愣。这时，做完早课的了然和尚跟了泽从正殿那边走来。

“还没检查脚印吗？”和尚顿了一下，很突兀地问道。

金田一仔仔细细地查看现场脚印，发现那些走进来的脚印中，有一部分是踩在走出去的脚印之上的。他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茫然地盯着前方。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应，引起了清水的强烈怀疑。

照这些脚印来看，凶手是进来后又走出去，接着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再走出去，然而……了然和尚昨天晚上站在禅房前，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似的，沉重的念珠掉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声音，当他捡起念珠的时候，竟吓得双手发抖！他会不会认识凶手呢？金田一这么一想，就越发觉得了然和尚的举止很可疑。看来了然和尚知道凶手是谁，而且还故意让凶手逃走。

正好此时志保带着鹤饲从山门走进来，志保承认那封信的确是鹤饲所写的，鹤饲则说，他跟月代之间往来的书信，都是放在爱染桂的小洞里。

不久，花子的尸体被人放在担架上，抬下山去了。大家尾随花子的尸体一起来到本家，金田一请求看早苗卷给与三松的卷烟。一对比发现，在寺院里捡到的烟蒂不管是谁抽的，全是早苗昨天卷的，而留在寺院里的脚印和本家渡廊下面的脚印也是一样的。

金田一做完一系列的推理后，清水对金田一的疑惑更深。他以还有很多事要和金田一讨论为借口，把金田一骗回家锁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金田一在清水讲电话的声音中醒来。洗漱完后不久，清水就一

脸憔悴地出现了，不但胡须杂乱，连双眼也充满了血丝，他诚惶诚恐地把金田一放出来。他们一起上了通往分家前面的山坡路，金田一远远就看到有一大群人围聚在天狗鼻上。爬上天狗鼻，他看到围成半圈的人群中，有一口大吊钟，钟下露出一截和服长袖，不禁当场僵住了。

“是雪枝的和服长袖。”清水一边擦着汗，一边小声地说。

此刻，阳光耀眼，海面平静，阵阵海风轻拂，但现场的众人却感到浑身直冒冷汗。这时，了然和尚以低沉的嗓音，唱经般地念了一句：“头盔压顶虫嘶鸣……”

金田一仔细查看了现场后，让竹藏用力学原理抬起了吊钟。吊钟抬起时，在场的人都喘着粗气，议论纷纷，因为吊钟底下出现一袭华丽的印花服饰——而雪枝正跪坐在吊钟里。

“哈哈哈哈……”志保突然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狠毒而辛辣。“这不就是道成寺传说的翻版吗？只不过情形正好相反罢了！”志保带着嘲讽的表情说着，“啊，对了！雪枝的母亲是演员，又最擅长演《道成寺人钟》这出戏，与三松就是看到她演这出戏时才迷上她，并娶她当夫人的。哈！真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父母种下的恶果，如今报应在孩子身上了，还有……还有……”志保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仪兵卫拉走了。

金田一吓了一跳，因为先前他曾听理发店老板说雪枝的母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女人会跟这件案子有关。不过照志保的说法，说不定这就是疯狂杀人案的秘密关键呢！

村濑医生验过尸体后，判断雪枝是在昨天晚上6点到7点之间被勒死的，凶器是类似日本手巾之类的东西。之后，雪枝的尸体在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下，被抬到鬼头本家，大家也都一齐前往本家去了。

聚集在本家时，矶川警官抵达了狱门岛，他与金田一故人相见的热忱，终于打消了清水的疑虑。他也带来了可能有海盗逃脱潜入了狱门岛的消息。

尸体解剖结果出来了，结果证实：花子是头部遭到重击之后昏倒，然后再被勒死的；雪枝则是被人用手巾之类的东西勒死之后，再放进吊钟里面。行凶时间也跟村濑医生推断的一样，雪枝是在前一天晚上日落后没多久就被杀了。

看到这样严峻的形势，矶川警官决定和金田一一起住在本家。

傍晚时分，金田一和矶川警官到天狗鼻处去查看，一个去鬼头本家草地挖



墓穴的人连滚带爬地下来，声称遇见了那个逃脱的海盗。随即，去折钵岛调查的清水也回来了，他带着一块被雨淋湿的、脏兮兮的大方巾，打开一看，是本家的大方巾。

回到本家，金田一问起早苗，早苗眼神躲闪，却依然否认了丢方巾的事实。

金田一还想进一步询问时，月代的笑声与脚步声同时出现，她像舞伎一般，身上披着白色丝绢，穿着红色长裤裙，头上戴着金色的高帽子，手上还拿着黄金铃——她准备去祈祷所祈祷了。

金田一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去，然后和大家一起出去搜山，满山的火把像要把整座狱门岛燃烧起来一般。

搜山时，理发店老板告诉金田一，嘉右卫门极喜欢戏剧，他的雅号便叫“极门”，但他依然对与三松娶女演员感到非常不满。

正说着，突然听到枪响，大家一片混乱，都以为已经抓到凶手，这时村长也来了，却又听到几声枪响和尖叫声，大家循声跑过去，发现竟是早苗。

“早苗，你认识这个男人吗？他确实是你哥哥阿一吗？”金田一指着躺在她脚下的男人的尸体。

“不是，他不是我哥哥！”她双手捂着脸，伤心地说。

金田一一直猜测是阿一回来了，为了独占本家的财产，因此想除掉三姐妹。早苗也一直误以为哥哥偷偷回来了，为了杀人而不肯现身。看来海盜跟凶杀案毫无关系，金田一再次陷入迷惑中。

“真是怪事，他身上并没有被子弹打到的伤口，看来他不是被枪打中的。”
矶川警官此时也走过来，带着奇怪的神情说。

在本家留下来守灵的只剩下了泽和医生两个人，医生喝得烂醉。在医生时高时低的鼾声里，阿胜念叨着自己的猫不见了，夹杂着月代在祈祷所里祈祷的铃声。

令人沮丧的铃声断断续续从后院里传出来，使了泽深深感到夜的寂寥。最后，了泽像是被铃声逼迫到走投无路似的，匆匆站起来，跑到玄关外面。金田一要求留下来看守鬼头本家的几个年轻人，他正在长屋门的内侧一边烤火，一边喝酒吃菜。就在了泽听他们说话听得入神的时候，里面突然传出阿胜不寻常的惨叫声，几位年轻人于是跟在了泽后面，从玄关冲了进去。

循着阿胜的声音，走到刚才守灵的房间，他们看到医生像是被野鬼附身似

的，突然从榻榻米上坐了起来，阿胜则瘫坐在他的前面，一边哇啦哇啦地哭着，一边还不断唠叨着。

“阿胜，讲清楚点，什么猫？猫怎么了？阿胜，拜托你镇静点，现在不是管猫的时候啦！你说什么？禁闭室里面的疯子不见了！”

阿胜还在哭着。

“阿胜，你该不会为这么点事情就哭成这样吧？疯子跑出来，也不至于怕成这样啊！什么？不只是这样？难道还有别的事情吗？猫？还惦记着猫？猫又怎么啦？什么？猫在祈祷所里面？”

大家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泽跑到祈祷所的楼梯下面喊月代，只听到乱糟糟的铃声不断，却未听到月代的声音。大家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就一起冲进祈祷所，在香烟缭绕中往祭坛的方向摸索前进。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突然失声大叫：“月代在这里！”

蜡烛点燃了，室内顿时明亮了起来。只见月代仰躺着倒在他们的脚旁，她像舞伎似的，穿着红裤裙，头上戴着金色的高帽子，一缕头发垂在脸上，脸上化着一层淡妆……然而，这种凄艳的美却被脖子上那条紧勒着的日本手巾破坏了。

祭坛上有个半坪大小的齐座，看来月代一定是坐在那个齐座上祈祷的时候，被人从后面袭击，跌了下来。尽管她看起来像是用自己的双手勒住脖子似的，但从她紧握手巾的右手，可以知道她曾经强烈地反抗过。月代的身体上，还洒着荻花。突然，清脆的铃声又响了，大家像被电击似的，一个个抖得更厉害了，不约而同睁大眼睛往铃声传来的方向看去——祭坛对面的右边，一条布幔拦腰绑着月代的黄金铃，尾端绑在阿胜的猫咪身上……

原来，那不断摇动的铃声是猫弄响的。

过了一天，金田一经过理发店时，听一个年轻人说，雪枝被杀的当天，他看到吊钟在走路。而清公又告诉他，大家都称祈祷所为“一家”。

“与女一家荻和月……”原来如此，金田一立刻往千光寺跑。

他带着矶川警官仔细看屏风上的色纸。

“这句是‘黄莺倒吊啼初音’呀。”警官说。

“‘黄莺倒吊啼初音……’对，警、警、警官！”金田一全身发抖，一股寒意袭上脊背，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句是花子被倒吊在梅树枝上；雪枝被扣在吊钟下面，是这边的这句‘头盔压顶虫嘶鸣’；昨天，月代的那件案子是另一张色

纸上写的‘与女一家获和月……’”

“疯了……对，简直是疯了，我真笨！”金田一一边大笑，一边拍着自己的脑袋说。看来，疯子的身份之谜已在金田一的头脑中有了眉目。

金田一去分家从仪兵卫处打听到，雪枝的母亲在岛上演戏用了一个道具吊钟，是用竹子跟纸做成的，有一个机关可以从中间打开。

吊钟能打开？金田一让矶川警官、竹藏和他一起来到濑户内海上，果然捞出了吊钟。

第二天，待了然和了泽两人举行完传法仪式，金田一和矶川逮捕了了然。

“你杀了花子和那个身份不详的海盗。杀死雪枝的是村长荒木；杀死月代的是医生。三桩各自独立的命案，却有共同的指使人——去年去世的嘉右卫门。嘉右卫门死前中风，左手不能用，于是他想到用这种方法杀月代。医生是故意弄断左手，照套他的方式。”金田一深吸一口气说道。

“千万太为什么知道自己一旦死了，三个妹妹一定会被杀呢？因为战争爆发后，千万太与阿一几乎同时收到召集令，嘉右卫门知道他去世后，与三松无法继承本家的庞大家业，而能继承香火的孙子却要上战场。嘉右卫门面临走投无路的难关。”金田一看着了了然和尚说，“试想，嘉右卫门会如何跟两个孙子交代呢？不外乎是：如果本家的千万太活着回来当然是最好。但万一千万太死了，只有阿一活着回来的话，本家就由收养的阿一继承。不过，如果是这样，月代、雪枝、花子三个女孩就成了阿一继承家业的障碍，因此必须把她们杀了……”

“如果千万太死了，而阿一活着的话，才必须杀掉她们，如果两个都死了的话，这三个女孩就……其实千万太的死跟阿一的生还，还有吊钟取回这三个条件只要缺少一样，那三个女孩就不会被杀。”了然颤抖着接上，“没有吊钟，嘉右卫门的杀人的方法就无法实现，偏偏这个时候吊钟运回来了。这一切让我感到嘉右卫门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金田一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再说说凶杀过程。花子在6点15分左右离开家，直接走到土地庙里，这是凶手也就是师父要她去的。师父利用鹤饲的名字写信，花子不但没有起疑心，还来到庙里面，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鹤饲。了泽在师父的命令下，回寺里找一样他根本找不到的东西，竹藏在山门附近见到师父，他只好弄断木屐的带子，要竹藏先走。随即他到土地神庙前叫花子，花子毫无防备地探头出来，师父就用他的念珠用力一击，他又怕花子只是暂时昏迷，于是就

用手巾勒死她，然后把她藏进格子门里面，这才若无其事地走下坡道，跟竹藏会合。随后了泽来了，他们三个人正要一起走的时候，遇到我从分家回来，因此我以为他们三个从离开寺院后就一直走在一起，完全没有想到了然和尚在半路上，竟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在守灵当时，因为花子失踪，了然和尚很自然地帮大家分组，然后一个人先回到寺里。当我、了泽、竹藏在盘山小路的半山腰会合的时候，了然和尚还在盘山小路上，可是，那个时候谁都不曾注意到他的身上竟背着花子的尸体！当时一片黑暗，我们只看到了然和尚提着灯笼的灯光，根本看不到了然和尚背上背的东西。

“后来我们跟了然和尚的距离，虽然比刚看到他的时候要近很多，但是，这段距离却也足够让了然和尚把花子倒挂在古梅树上。这就是他杀死花子的关键——屏风上的那句‘黄莺倒吊啼初音’，是要用花子的尸体来为这句诗作比喻的。如果少了这一步，花子的死就失去意义了。这时，和尚发现一个计划之外的



闯入者——那个海盗躲在禅房里。和尚怕那人被当场抓到后泄漏此事，于是才给他逃走的机会。搜山那天晚上，我们正要逮捕那个人的时候，和尚却早一步从岩石后面，用铁念珠打死了那个人。

“了然和尚当时说‘不管是谁，都对疯子无可奈何啊’，是我理解错了，他说的是‘不管是谁，都对季节不对无可奈何啊’（“疯子”和“季节不对”在日语读音上很相似）。因为用花子的血肉身体来做比喻的那句诗是‘黄莺倒吊啼初音’的句子，很明显是形容春天，然而现在是秋天，和尚感叹的，其实是俳句里的季节。

“雪枝被杀的关键是……尸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放到吊钟里面的呢？根据清水的说法，他在晚上8点40分左右经过时，曾用手电筒照过吊钟，那时候吊钟外面没有看到和服袖子，然后，清水跟村长下了坡道往分家去。其实清水那天晚上看到的是道具吊钟，真的吊钟被道具吊钟罩住了。我发现在悬崖岬角往外突出的路上，有石头滑落的痕迹。我推测凶手是先将吊钟的龙形钓钩上绑着很粗的绳子，另一端则绑着一块大石头。凶手让清水看到纸糊吊钟，目的是要有人证明当时吊钟下没有露出和服袖子。然后，他再把放在悬崖下路边的大石块往下推，纸糊吊钟就在石块的拉扯下牵动机关，从中间裂开，掉进海底，而雪枝和服的袖子就从真吊钟的下面露出来了。凶手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很简单，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谁有最好的不在场证明？谁又最有机会去把石块推到海底呢？只有村长！为此，我昨天晚上专门问过清水，清水说，他们下了悬崖后没多久，村长说要去小便，因此，清水就一个人先走。今早，我到那个悬崖下仔细勘察过，发现附近有重物滑落的痕迹。清水还说，当时，他好像听到‘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到海底的声音，可是当时由于天气不好，海浪又大，风声呼啸，他也听不太清楚……”

“祭坛的对面，靠门的右边挂有很多根把铃铛跟猫绑在一起的布条。如果在那些布条中混进一条染色手巾，是不会有注意到的。幸庵医生就这样用右手握着那条手巾的一端，然后偷偷走近正在祈祷的月代身后，迅速卷住她的脖子，并用力拉扯。由于手巾的另一端固定在门框上，因此，幸庵医生只要单手就可以勒死她了。等到月代气绝之后，他就把手巾切成适当的长度。这样即使是单手的幸庵医生也可以用日本手巾勒死人，完成这件不可能的罪行。”

了然和尚仍然垂眼观鼻，一副问心无愧的神情，盘腿坐着。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开始缓慢而沉稳地说：“岛上的人都知道嘉右卫门临死的时候，心里有多悲痛，也难怪他要感到悲痛，毕竟他唯一的继承人——他的儿子与三松，做了那么多蠢事，最后又疯了；他的两个宝贝孙子又都上了战场，生死未卜，家里只剩下一堆女人。而本家的这三个女人，又没有一个人可以继承家业，担当大任，再加上分家的志保，又常利用鹤饲来捣蛋。他去世的前两天，把我、村长、幸庵叫到他枕边，对我们说了些奇怪的话。他说：‘大家听好，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怪异的梦，梦到我杀死了月代、雪枝跟花子，而且是用很美的杀法。’嘉右卫门这么说着的时候，脸上还浮现出一种很奇特的笑容。然后，他给了我们那三句俳句，把所有的杀人细节告诉我们，就跟刚才金田一先生说的三种杀人方法一样。他希望他死后，我们能帮他杀了那三个女孩。其实嘉右卫门并不是在做梦，事实上，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慢慢在研究了。我们跟他比较接近，因此，他常常对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千万太死了，阿一活着回来，他就要亲手把三个女孩杀死。但是这次，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金田一先生，放在你枕头边的俳句你应该看过了吧！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村长记得你的名字，他找出旧报纸确定无误后，我才知道你是名侦探。我觉得不给你任何线索，未免太卑鄙。因此，我不管村长、幸庵医生如何反对，仍把屏风拿给你。结果，我们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金田一叹了一口气。了然和尚突然抬起头，接着说：“我曾经长时间观察过那三个女孩，发现她们行为不检，再加上有鹤饲跟她们乱来，可想而知，以后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鹤饲。为了她们好，也为了使这个小岛安定，我觉得不如让她们死了比较慈悲。所以我对幸庵、村长说：我决定要遵守约定，至于你们要怎么做就随便你们了，你们要去报警也无所谓，倒是嘉右卫门的魂、我的魂，一定会对你们纠缠不休的。”

了然和尚又问起医生、村长，金田一告诉他，村长逃走了，医生疯了。了然和尚悲痛地闭紧了眼睛，重重叹了一口气：“是吗？胆小鬼就是胆小鬼。”

“不只是这样，今天接到通知，阿一其实早已经战死了，说阿一会回来那只是误传。”金田一看着了了然和尚，内心感到既无奈又痛苦，他知道，这句话一说出来，一定会把和尚那自我安慰的象牙塔击得粉碎。

了然和尚突然站起来，一动也不动，他那双眼睛已经瞳孔放大，如同玻璃珠子般失去焦距，没有光泽。看样子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来，只见他